



林增益  
民國四十一年三月五日生  
台灣省嘉義縣人  
高雄師院國文系肄業  
現職／  
東石國小教師兼總務主任

作品／  
散文：明月、流水、小徑、成長的歲月、  
農村憶往

## 老母雞

散文第三名 林增益

一隻矮小瘦削，全身灰白的老母雞，一直在我記憶中的庭園、竹林奔馳。它小小的影像，竟成為我心頭揮不去的繫念，我孤獨時，它來到我的靈海中；我頓挫時，它也在我的靈思中出現。似乎，它不但和我的命運息息相關，也是我心中一份難以割捨的情結，這份情結，或許是旁人無法理解的。

民國五十年的農曆四月，春已來到嘉南平原的小鄉村，河流忙碌了起來，水牛忙碌了起來，勤奮的農夫也忙著植下一季的希望。就在這充滿希望的季節，一個巨大的風暴捲襲我家，生病三個多月的父親終因肝癌不治而逝世。父親的逝世，一個悲劇的開始。積欠的龐大醫藥費，七個幼小的子女，全毫無選擇地託付給一個外表柔弱的女性——我的母親。對我家未來的命運，沒有人敢抱著樂觀的想法，於是親朋好友開始遊說——要收養我的弟弟和妹妹，當時最小的弟弟才出生七個多月呢！但在這風暴中，唯一抱持著天無絕人之路的母親，她樂觀而堅定。不管再大的風雨，屋簷下的母親，總不會放棄以雙翼來為小雞遮風避雨；不願割捨骨肉親情，母親婉拒了親朋好友的好意。她不僅默著生活的重擔，也背負命運的十字架，開始在崎嶇不平的人生道上踽踽前行。

這隻母雞就在這段期間來到我家。面對困苦的境遇，不屈服，就得反抗；要反抗，就得付出血汗和智慧。在拍賣財產清償債務後，真的已家徒四壁，只剩母親的一雙手和一顆不屈服命運的心靈。於是母親發揮智慧了，開始把屋後的空地闢成菜園，開始去田裡撿甘藷、甘藷葉來養豬，也開始養雞。這隻母雞是真正的土雞，向隔鄰阿嬤買來的，當時她尚小姑獨處呢！而當左鄰右舍的公雞，經常在我家門前耀武揚威時，媽媽才特別交代，要留心這隻母雞在那裡下蛋，記得撿回來，不能弄破，是要讓她孵小雞的。

一大清早，媽媽忙完了家務，就上田為人幫傭了，所以跟踪母雞的工作，往往由我利用假日來進行。當時家家都有稻草或蔗葉堆，且大部份都在竹林下，那就是母雞找窩巢最好的地方。母雞要下蛋前，會咯咯地叫，聲音急而短促，我一聽到聲音，趕緊躡手躡腳地跟踪。看它穿越竹林，看它鑽進竹林下的草堆裡，認清了地點，便回家守候。過一段時間，又聽她咯咯地叫，聲音響亮，尾音特別長而高昂，便知她已下了蛋。忙奔過去看，只見草裡有一堆雪白的雞蛋，便把這些雞蛋撿回家，只留下一個蛋。因為如果把所有的蛋都撿光，母雞會另找地方下蛋的。就這樣，不必再天天跟踪，只須每天按時去撿蛋而已。

等到母雞不再下蛋，而蹲在窩裡不動時，便知它開始孵蛋了。這時最好幫它準備一個竹籃子，裡面鋪好稻草，放在安全的地方，然後把所有的蛋都放進去，讓母雞好好去孵蛋了。就這樣，一代傳一代，極盛時，我家的土雞在五、六十隻左右。而母雞也由一隻增加到好幾隻，他們所下的蛋便是我們營養的重要來源之一。

當時的家境用一貧如洗來形容，或許有些過份；但如不是母親竭盡智慧和心力，三餐實有難以為繼之虞。記憶裡，母親終年勞碌，一有空，便到附近溪流抓小魚，摸田螺、蛤仔，忙著去撿甘藷，曬甘藷簽，摘取甘藷葉、野菜，甚至抓過蝸牛、豆伯仔（臺語）來當三餐的主副食，讓我們能溫飽。因為當時母親為人工作，一天的工資才二十元，加上大姊、二姊上山墾荒、收割稻子、收穫甘蔗，所賺不多，卻要維持一家八口的生活，還要負擔我和弟弟的學費，那種捉襟見肘的情況，可想而知。因而煎一個荷包蛋，來一盤菜脯煎蛋，就令我們特別高興了。我永遠不會忘記，當我到嘉義就讀初中時，我午餐的便當常常只是荷包蛋一個，其他再也沒什麼了。而這蛋就是我家母雞所下的蛋。

物質生活是那樣的艱苦，環境是那樣的惡劣，但母親從不怨天尤人，她永遠是逆來順受，且從不絕望悲觀的人。她把希望寄托在兒女的身上，尤其是在我這長子身上。她做過鄉間的所有苦工，冒過所有的風霜雨露，吃過別人無法忍受的苦，但她永遠教給我樂觀。「天無絕人之路」與「一枝草，一點露」是她生存的信念。為了心頭的希望，她確已擔當了人性最大的可能，已竭盡她的母愛，也已經翼護了子女的成長。

像這隻老母雞，一代傳過一代，始終是扮演著恬淡與母愛的角色。當時養雞是不用現成的飼料的，當小雞孵化後，母雞便帶著小雞四處覓食，垃圾堆、竹林、豬圈旁，都可發現她的踪跡。現在只要閉起眼睛，腦海裡就會呈現一幅生動的景象。老母雞用那有力的腳趾，不停地把泥土向後扒開，嘴巴不停啄著地上的東西，發現了食物，嘴裡便咯咯地叫了起來；在附近的小雞循聲快速奔去，爭食著母雞找到的食物，而老母雞卻從不先食。然後母雞便在竹林裡休息，這時，小雞便紛紛竄進她的翅膀裡，也怡然自得地做它們的南柯一夢，這是多安和寧謐的世界啊！

當然並非全不給雞群進食，任他們自生自滅的。我們也去買最便宜的米糠，或用剩飯給它們吃。稻子收割期間，我們會抽空去田裡做個拾穗的小孩，把拾回來的稻穗放在地上，他們便會高興地搶食。收穫玉米期，我們也會去田裡撿拾被拋棄的玉米，剝給他們吃，這該是他們最豐盛的食物。

而我們最豐盛的食物該在節慶或拜拜了。土雞養大，平時大都捨不得吃，而由雞販來收購，賣得的錢可以貼補家用，也是一筆重要的收入。但在節慶或拜拜時，母親常會宰殺土雞，一則省去一筆花費，再則也可以滿足我們的口福。當母親還在殺雞，兄弟便在一旁預訂雞腿了，吃飯時，常常為了搶雞腿，而須勞駕母親排雞解紛呢！但到了冬季，不管經濟再苦，母親都會用土雞來燉「四物仔」（中藥名）——這是當時鄉村最流行的進補方式，以我們身體強健。就這樣，賣的賣，殺的殺，但這隻老母雞始終保留下來。到了後來，不知變成了幾代元老。我們的成長，也似乎和它息息相關。

不管天空出現多大風暴，永不損藍天的潔淨，藍天依舊是藍天，苦難使我們學會堅忍，也使我們成長。經過多年的磨折，在母親的翼護下，兩位大姊分別完成終身大事，我也上了師專，弟弟也就讀初中，妹妹上小學。冬天來了，春天還會遠嗎？的確，經歷了一段遙長的苦難歲月，春天就在前方招手了。

但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人如此，雞群也似乎如此。按照民間迷信的說法，一個家庭遭逢大變故前，牲畜必先遭殃。民國六十年農曆年底，我家的雞群得到了雞瘟，儘管事前已打了預防針，但一大群的土雞卻在幾天內連續死亡。而在這場雞瘟中，令人難以置信的，唯有這隻老母雞倖存。到了民國六十一年，農曆正月十四日的下午，這是一個令我創痛最深的日子，當時薄薄的夜色已逐漸籠罩大地，氣候十分嚴寒，且飄著細雨。這正是寒假，我已招呼弟妹吃罷晚餐，突然傳來母親病倒田裡的消息，待我趕到，只見母親露出無助的眼神，已不能言語，送醫急救，拖延不到三天，便從此天人永隔，留下我終生的創痛。這場風暴，幾使我失去生存的信念，也使我懷疑是否有天理。而母親的病逝，正是多年來勞苦過度，身體虛弱，終敵不過饑寒交迫，腦溢血而亡。因而加深我內心的自責，如果那時我能分擔些媽媽的工作，或許就不會……。

當一切喪事料理完畢，家庭的重擔也毫無選擇地落在我的身上，當時我是師專五年級的學生。想起母親的堅毅，想起母親勞苦終生的願望，我自然也不能逃避苛酷的命運，於是承擔了母親遺留下來的家庭重擔，也承繼了這隻碩果僅存的老母雞。有人向我要這隻老母雞，因為她經歷過無數風霜，根骨堅韌，正是燉風濕藥的上上之選。但在潛意識裡，母親遺留的任何東西，我都不能放棄，於是我也婉拒。何況事實上，我也需要它，正如當年母親需要它一樣。

在我的照顧下，這隻老母雞又成為我家不可缺少的一份子，它又為我們創造了希望。服兵役期間，我特別交代弟妹，無論如何，這隻老母雞絕不能送人，更不能賣，要好好照顧它。當我退伍，擔任小學教師後，雖然家計仍十分困難，但比母親當時好多了。而且也沒有時間像母親一樣，儘可能去撿拾東西來餵雞，我開始買麥來煮，混合米糠，後來也開始買現成的飼料。而我養雞的一貫信念——不賣。我想，我該用母親遺留下來的東西，繼續營養弟妹們的生命。在我的堅持下，弟妹們經常可以享受雞肉，每年冬季的時候，我也沒忘記學媽媽，以土雞燉四物仔來給弟妹進補。尤其婚後太太做月子，大部份也以土雞為主。老母雞延續我家土雞的香火，而在我的潛意識裡，她的存在並不僅僅是一隻老母雞而已，我發現心中有一份特別難以言喻的情結。

而我與雞群之間，也產生一份令人難以置信的默契。記得第一次帶未婚妻來我家時，當我的摩托車剛轉過拐角，離家尚有四、五十公尺的距離，雞群聞到我的摩托車聲，成群結隊地奔過來迎接我，然後跟在我車後奔回，她驚訝不已。一下車，雞群圍在機車周圍，她還滿臉訝異。當我告訴她，每天都是如此。她驚奇地說：如果不是親眼看到，絕對不敢相信；她甚至把這當做一種奇蹟。而在這些雞群中，不知經過幾多更迭，然而這隻老母雞始終健在，多年來，她仍一直生蛋，一直孵化小雞。因為我仍最愛看它扒土，為小雞覓食的情境。我也喜歡看小雞鑽進她的翅膀裡，織一個美夢的情景。尤其下雨的日子，她會蹲在避雨的地方，而小雞便紛紛鑽進她的翅膀裡，躲避著風風雨雨。每當看到這些景象，母親勞累工作的情景，便在我的腦海裡鮮活起來。這時，母親堅毅果敢，不畏橫逆，勇於犧牲奉獻的血液，又重新在我的血脈裡川流。

後來，為了長女的照顧問題和工作方便，我不得不搬到城鎮來。連同老母雞在內，約有一、二十隻土雞也隨我們前往。住了下來，才發覺養雞會帶來公害——使鄰居聞到惡臭，加上空地小，整天只能關在小小的籠子裡，再沒有廣大的庭園，蒼翠濃密的竹林任他們奔馳，使我打消再讓老母雞綿延子孫的念頭。當帶來的土雞送人的送人，吃掉的吃掉以後，只剩下老母雞。我想，養一隻總無所謂吧！何況這隻母雞歷盡滄桑，如果她能言，她就是我家的活歷史，我怎能不格外珍視呢！但只剩孤獨一隻老母雞，又整天關在籠子裡，我發現她失去了原有的健朗活力，使我的內心又陷入了情感的掙扎。

有一次，請工人來做圍牆，是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，兩人工作勤奮，從言談中，發現他們篤厚仁慈的一面，加上他們又住在鄉下，因此在妻的遊說下，幾經考慮斟酌，終忍痛決定送給這對老夫婦。可是我特別交代，這隻老母雞跟隨我們十多年了，一不能再送給別人，二決不能宰殺，他們夫婦當面答應了。當他們工作完畢，順手把這隻老母雞帶回去時，我看他們遠去的背影，有泫然欲泣的感覺，心頭一陣酸澀，母親的音容又在靈海呈現，而過往艱苦歲月的記憶，又歷歷如在眼前。

到如今，又過五、六年了，現在我不知道這隻老母雞的下落，它是否被宰殺，或是依舊在林間庭園奔馳……它的生與死，我已無法掌握。只是，它在我腦中的影像卻越來越清晰，連我自己也難以置信，一隻老母雞竟也會佔據我心靈的一角，而且是重要的角落。或許她在我心目中，已不再只是一隻老母雞而已，它已成為我生命中的某種象徵，已在我心中塑造出另一種形象，已成為我成長過程的一種重要的見證。老母雞、我、母親，三者之間，似乎已成為情感的溪流，日夜不停地川流著，在我的血管裡川流著……。